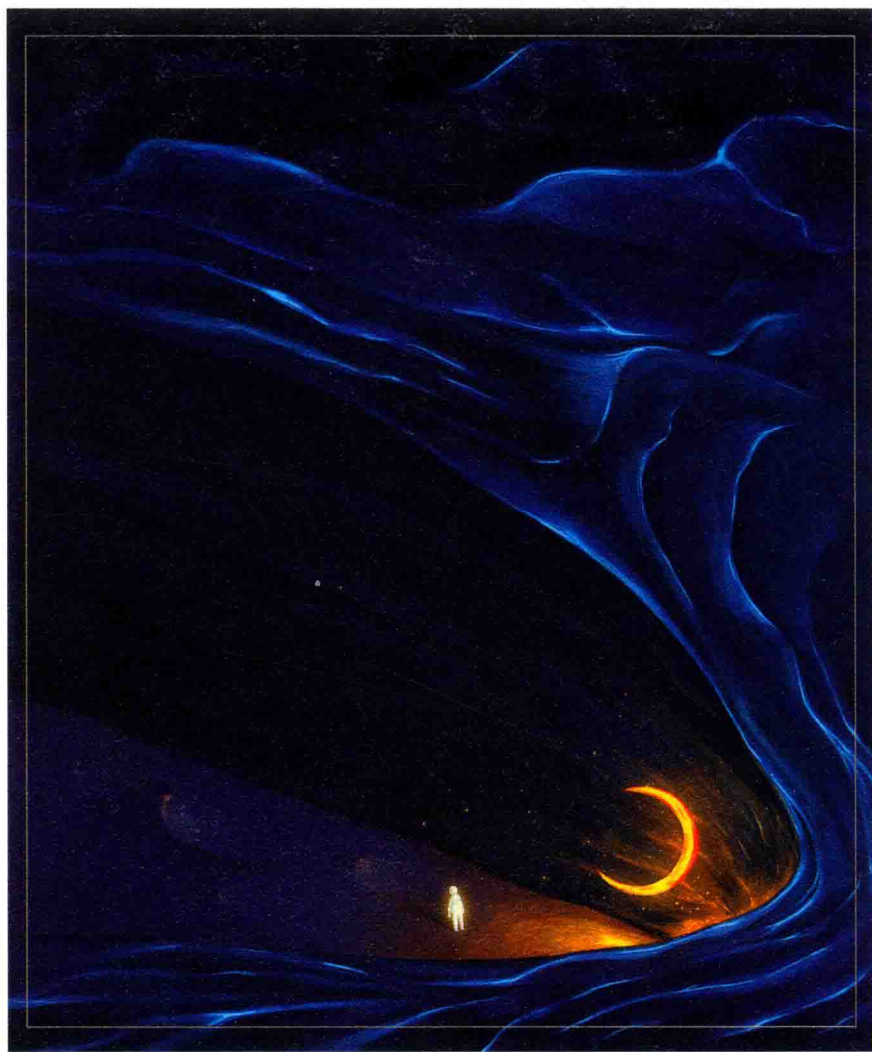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永生的
凤凰

林清玄

作品

林清玄
经典散文

作家出版社

永生的 凤凰



林清玄
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生的凤凰 / 林清玄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11

(林清玄经典散文)

ISBN 978-7-5212-0198-7

I. ①永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8110 号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,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作家出版社, 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永生的凤凰

作 者: 林清玄

责任编辑: 省登宇

助理编辑: 张文桢

装帧设计: 粉粉猫

封面绘图: 李荣哲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70 千

印 张: 6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198-7

定 价: 42.00 元 (精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今年二月在西雅图，在从华盛顿湖驱车往华盛顿大学的路上，我迷路了，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条人迹稀少的乡道上，一时找不到出路，就下车到林间散步，等待着过往的行人问路。

这时我发现，我迷失的树林真是美得动人，走几步就有一个小湖，还有一些颜色斑斓的不知名的小岛。湖畔到处走着海鸟、野鸭，它们一点也不畏生，我走近了，反而好奇地走过来围着我，有的飞起来，轻轻地点一点清明的湖心，就飞到林间深处去了。

西雅图的冬天很冷，无边的树木萧瑟地站立着，所有的叶子落尽了，冷风一阵阵袭来，更令人感觉到这一片大地的幽静。奇妙的是，所有的树叶都落了，而铺在地上的小草却

像春天时一样翠绿，偶尔还能在寒风里看到一些红的、紫的小野花，开在树林中的残雪里。

正好四周没有行人，我便怀着悠闲的心情观看着林中山色，深刻地感受着游人的心情。抬头往四野望去，四面的高山积了厚厚的一层雪，万峰皑白，雪光莹然，静默地围绕着一个美国北边的大城，有许多雪在那些山上是终年不化的。

我坐在草地上，一任寒冬的暖阳铺在身上，有一点点的温暖肤触着我，而我的身旁的鸟正叽叽喳喳地交谈着。那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十几年来来的写作生活，这里面有悲苦有欢乐，有雀跃也有伤感；正像是在零下三度的北国晒着阳光的感觉。

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每当面对写作的新关口、情绪往下落的时候，我就外出去旅行，去看不同的山川，去会面不同的人物，然后我总是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新的启示，并依着那些新的启示出发。说起来，我从事报导工作而不感到厌倦，喜爱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
除了旅行，我想我对人和土地的热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很多时候，我是个情绪很不能自制的人。看到一件动人的事，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，听到一首好听的歌，或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人，我都会感到内心波涛汹涌，恨不得天下人也能和我分享，并获得相同的感动，因此我常在长夜的孤灯下

写作，让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，使心情得到平衡。

有许多可敬的朋友时常对我说：“你是可以创作的人，为什么不专心创作，而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写报导呢？”我想，我是可以创作的，但写报导同样是我所喜爱的一种创作方式；在写报导的时候，我不纯然是个独立的作者，而且可以和别人沟通，可以直接去关心我所见到的事物。我的报导是“我”和我的“对象”共同完成的。

我总是想，我真正的创作还是留到以后吧，因为我还年轻，手里又有一支快笔，在我还能跑动的此刻，在我还有充沛的入世热情的此刻，让我多花一些时间在报导上面吧！

人一到了中年，对周遭的热情终不免因时间与世事的推移而减弱，但是我时刻在警惕自己，永远不要使自己对人和环境的热情减少。表现这股热情的最佳方式，在我而言，就是不停地写下去，不停地让自己投在火炼之中。就像处在寒冬的落木之间，心情恒维持着一种温暖，这温暖让我们看清在满地青草之下，春天的声息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。

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，像《不敢回头看牵牛》《独对青冢向黄昏》《杨妈妈和她的子女们》，都是我含着眼泪写成的。如今重读这些文章，鼻子里还有酸意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把自己情绪的反应写出来是对不起读者的，但是如果我隐藏

了自己，用理性的态度来写报导，不但对不起读者，也对不起自己。也许，哪一天我不再写报导了，才是真正对读者有所愧疚吧！

这些年来，因为工作转变，我比较偏重于艺术的报导和批评，一般的报导反而写得少了。记得有一次在康涅狄格州遇到一位陌生的留学生，他读过我最早期的一本报导《长在手上的刀》，询问了我这些年从事报导的情况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我说：“再给我一个出发的机会吧！”

其实，“出发”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，但它有很多时候是会陷进现实的泥沼里的。我时常告诉自己：随时可以出发！随时保持着出发的心情。所谓出发，是鸟将要起飞的那一刻，是花将要开放的那一刻，是马将要起跑的那一刻，是火车鸣起汽笛的一刹那，全是要经过阵痛的。但是如果没有那一刻，就永远抵达不了目标。我也权且把此书看成是一次出发，而不是我从事报导的一个句点。

今年五月，我到新加坡去访友，当地有许多年轻朋友都读过我的报导作品，并且对报导怀抱着热情，希望自己也能投入和参与，问我要怎么着手。我说：“你们不要着手，要今天就出发！”我为自己的“小作”在南洋远地也有人共鸣而欣喜，我说：“就从你们身边的人和土地开始吧！关心人和土

地是报导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。”

我从来只是写，不要求读者一定与我有相同的想法。但是我希望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确能带给亲爱的朋友们一些感触；进而有更多的人从事报导，使我们走向一个更理想的社会。

我想重申的是：“报导文学工作者只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，不是社会的改革者。”这使我想起在西雅图的湖畔，我双手一扬，把林鸟惊飞，而我不知道那些鸟将飞往何处。我的文章出版成书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。

林清玄

安和路客寓

目 录

CONTENTS

自 序	/ 1
-----	-----

卷一 仰望祖先的天空

不敢回头看牵牛	/ 3
从最根深处站起来	/ 34
微雨燕双飞	/ 44
掀起四草的盖头来	/ 51
仰望祖先的天空	/ 61
独对青冢向黄昏	/ 97
永生的凤凰	/ 123

卷二 面对当代的风云

我所认识的李敖 / 133

自由自在的柯锡杰 / 149

斧里乾坤大·刀中日月长 / 160

杨妈妈和她的子女们 / 168

卷一 仰望祖先的天空

不敢回头看牵牛

——噬人肌骨的乌脚病探访录

走进这一栋苍白的两层楼建筑，从玻璃窗往外望，一片未耕耘的田地里长满了零乱粗糙的杂草，一头结束了工作的老牛正在草丛里缓慢地踱步，时而仰起头来，细细地享受着草的香气。

更远的地方，一堆堆鲜白的盐田在草的远处若隐若现，几个盐农像黑点一般在白盐堆里辛苦地工作。那样远眺，他们正如蚂蚁一样渺小地伸出与生活苦斗的触角。

再远的地方，就是海了。我看不见海，但我确知海就在那里，惊涛正拍着岸边，传来细微但可辨的波浪的声息。

就在这充满颜色与声音的大地上，我的背后却是一片死

寂，一回身，有两个没有了小腿的中年汉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叹气，另一个只剩一条绑着纱布的腿的老妇人，则闭着眼睛坐在轮椅上歇息，午后的阳光正好从窗外爬到他们腿上，明暗的对比竟是那样决然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

顺着中间的甬道，我往阳光射不到的地方走进去。

病床一床叠着一床延伸过去。

缺腿的，没有脚掌的，脚指头被整齐切平的病人慵懒地皱着眉头地躺在一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天呀！有十六个残缺不全的病人无声沉寂地躺着。

病房是白的，病床是白的，白色在病房里横冲直撞地泛滥着，墙上开着一列大窗，是午后三点阳光正强的时候，屋里却没有光，因为窗户全被浓重的窗帘把阳光无情地挡在外边，空间窒闷得叫人喘不过气，病人看见我也视如不见，丝毫不改变原来的姿势。

“为什么不把窗帘拉开呢？”我问。

没有人回答我。

我拿起放在墙角的一支老藤拐杖，猛然将窗帘拉开，唰一声，阳光如盆，整个扑跌进来，那光没想到把整个病房震荡了，所有的病人都翻身坐起，用双手紧紧遮住双眼，有几个开始痛苦地呻吟，接着是一片呻吟流淌到屋外，仍是无言。

屋外仍是灿然的阳光一片。

我诧然地愣在当地，正寻思间，一位年轻的护士冲了进来，她着急地喊：“你干什么？你！”迅速地抢过我手中的拐杖，把偏在一边的窗帘一寸一寸拉上，回转头来用美丽的大眼睛瞪视着我，斥责道：“谁叫你把窗帘拉开的？”

“我只是想要让阳光进来罢了，屋里太闷了。”看到她惊怒的表情，我不知为什么突然颓丧起来。

“你知不知道他们这种病是不能受到阳光照射的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乌脚病是血液循环引起的病，他们只有在摄氏二十五度的温度中才感到比较舒适，太热的阳光使他们的血液循环加速，会刺痛；太冷的天气使他们的血液循环困难，也会刺痛；你没看见阳光一进来，他们都开始呻吟了吗？”

护士小姐的话狠狠地刺伤我，天底下为什么有这么诡异而苦痛的病？如果一年的气温都是二十五度就好了，我想着。然后我看到病人无奈无助地望着我，眼神一片茫然。护士小姐不理我，开始一一安慰刚刚被我的鲁莽动作伤害的病患。

我颓然无言地跌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。

想去探索乌脚病仿佛在冥冥中有一种神奇的指引。有一

天我在豆浆店里买了一套烧饼油条，用一张旧报纸包着，回到家，我一面吃烧饼，一面无意识地翻阅旧报纸，忽然有几行字从报纸上跳出来：

从日据时代到一九七六年年底，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得乌脚病，最小的病人只有两岁，最大的发病年龄是八十七岁。

那则新闻接着说，这是一种从未治愈过的病，患者的必然过程是先切掉脚掌，然后切掉小腿，然后切掉大腿，然后……

它说：“乌脚病是本省最大最无情的分尸案凶手。”

再下去，报纸就没有消息了。我的烧饼吃到一半再也咽不下去，想我平日也跑过不少地方，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发现那一个僻静的地方？而一幅幅被锯掉两腿的影像在我的脑中涌动，一千六百多个人被分尸并不是小数目，不知道社会上有哪些人关怀他们？管他的！人世上生生死死的事不知道有多少，乌脚病远得像天上的云一样，这样想着，我就安心不少，翻身睡去。

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坐在沙发上看当天的报纸，没想到乌

脚病又跳出来，报上的标题是：“乌脚病区供应自来水，普及率已达九成，鼓励申请供水，政府给予补助”。

几个月前的旧报纸是乌脚病，今天的新报纸又是乌脚病，真巧。我再仔细地阅读那一则新闻：

省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林清辉、总经理陈濂泉昨日一致表示，本省五县市六十个乡镇列入乌脚病区的饮水改善计划，已完成百分之九十，乌脚病区内居民饮水卫生即可获得改善。

.....

林董事长等又说，乌脚病区饮水改善后，已使患病人数降低，初次发病的患者平均年龄提高；最为显著的效益，是供水后未再发现新生儿病例。云林、嘉义、台南五县市六十个乡镇乌脚病受益人口高达二百三十万。

过去受乌脚病威胁的地区竟然多达六十个乡镇，人口多达二百三十万，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目，这个病说不定值得去看看，幸而供应自来水了，等有空路过时转去一探究竟，应该不会太迟的。我收好报纸去上班。